熊十力别集

论六经·中国历史讲话

熊十力，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富原创性的哲学家之一，湖北黄冈人，曾参加武昌起义和护法运动，1922年入南京支那内学院研究佛学，1923年至五十年代，本到北京大学任教，抗战期间曾在四川复性书院讲学，晚年定居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特别邀请人士」身份参加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后被选为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熊十力先生学贯古今，融会中西，出入佛道，取精用宏，而要归于儒，重「中体西用」模式对佛教唯识论加以改造，创发以「恒转」为本体的哲学体系。

熊十力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熊十力别集

论六经·中国历史讲话

熊十力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六经·中国历史讲话/熊十力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熊十力别集)
ISBN 7-300-07120-1

Ⅰ.论…
Ⅱ.熊…
Ⅲ.经学—研究
Ⅳ.Z126.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9972 号

朗朗書房

熊十力别集
论六经·中国历史讲话
熊十力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82503022 编辑热线:010－82503013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35 毫米 1/16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16.5　插页 2	**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58 000	**定　　价**	22.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回忆父亲熊十力

父亲经常回忆自幼家贫，幼年丧父。随父就读一年，学无常师，只靠自学。他一生著作甚多，少量出版，后来仅靠亲友赞助出版。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自己的著作能够广为流传。虽然在他晚年，满腹学问无人可传，可他还是坚持写书，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父亲去世后，港台陆续出版了父亲的部分著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儒学受到各方关注，中华书局等先后在北京、上海、河北、辽宁、深圳等地出版了他的专著，湖北还出版了《熊十力全集》。

父亲的一生，就是学习和创新、奋斗的一生。

1917年，他参加护法运动，佐孙中山幕。因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颇觉失望，遂决意弃军政向学，研读儒佛，以增进国民道德为己任。

1918年，他的第一部书《子真心书》整理成集出版，蔡元培先生为之作序。

1919年暑，读梁漱溟先生《究元决疑论》，遂从津至北京，两人当面探讨佛学，从而结交成半个世纪的终身挚友。

1920年，入南京支那内学院，学习佛学。在欧阳竟无

大师门下，深叩内典，专攻法相唯识学，草成《唯识学概论》。读书三年，他在儒、释、道、耶及汉宋诸学都有了初步比较和研究，还钻研了西方哲学。

1922年，经梁漱溟先生推荐，父亲被蔡校长聘入北大讲授唯识学。因不满佛家性寂、因缘、轮回之说，决心自创新说，欲直书己见，逐步走上了自成一家的道路。

1923年，《唯识学概论》重新整理、撰著，是年10月，北京大学出版部为之印刷（署名熊子真）。

1924年，更名熊十力，取自沈约《内典序》，是佛典中赞颂佛祖释迦牟尼之语，也有“兴度之业既深，十力之功自远”之说。

1925年，为讲因明学（古印度逻辑学），从秋到冬埋头攻读。次年，他的《因明大疏删注》，由北大印成讲义，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第二种《唯识学概论》印行，他由佛归儒，自创《新唯识论》，奠定了新儒学的基础。

1932年9月，经过十年的刻苦钻研，《新唯识论》终于出版，马一浮先生为他作序。

在北大的36年，是父亲一生中最为关键重要的阶段，在学术上精益求精，对儒家学说观念的研究有建树、有创新，著作颇丰，培养多位学生成材成名，他本人也成长为知名学者、教育家和哲学家。没有北大，也就没有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没有蔡先生知遇之恩，也不会有熊十力。

父亲一生倡导不断学习，1954年，他在北京什刹海为张中行写下：“每日于百忙中，须取古今大著读之，至少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页，毋间断。寻玩义理须向多方体究，更须钻入深处，勿以浮泛知解为实悟也。甲午十月廿四日，于北京什刹海寓写此。漆园老人。”正是他自己学习的写照。

父亲一生爱国，1902年，他投笔从戎入武昌新兵营，后奔走反清，参加辛亥革命。1937年，七七事变，父亲于7月8日乘煤车逃离北平南下。日军对武汉大轰炸后，1938年春，携母亲及我妹再光入川。先住重庆壁山中学，迁来凤驿，继续研究学术，给邓子琴、钱学熙、刘公纯等讲民族精神、种原及通史。自信日本人不能亡我国家，亡我民族，亡我文化。是夏整理出《中国历史讲话》，约六万言。同时，作有《中国历史纲要》，并与老友居正、方东美交往、讨论。

1939年夏，应马一浮先生之约去复性书院讲学。后遭日寇轰炸，积稿尽焚，衣物全毁，左腿被炸伤。悲愤有余，遂返回来凤驿，和梁先生及他的学生们一起，住在西寿寺破庙中。

抗战时期，生活很不安定，物价飞涨，艰难度日，但他埋头写作，不求名利。他没有一日不讲学，没有一日不修改他的《新唯识论》，从不灰心丧气。休息时还常常对着山谷高声呼喊，四面回响，似催人奋进，总是给人一种勇猛精进、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

解放后，父亲有幸安心著作，不受运动干扰，他写出了《体用论》、《原儒》、《明宗篇》、《明心篇》、《存斋随笔》等。今天，为了普及新儒学知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选校了

父亲的几种著作出版，使人欣慰。借此感谢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哲学系的老师们和出版界的朋友搜集、出版父亲的著作、资料和传播交流，奔走辛劳。

熊幼光

2006.1.12

目　录

论六经

题记 …… （三）
赘语 …… （四）
与友人论六经 …… （一〇）
编者后记 …… （一二四）

中国历史讲话

题记 …… （一二七）
缘起 …… （一二八）
一、种族推原 …… （一二九）
二、关于修中国通史的意见 …… （一五三）

中国历史纲要

题记 …… （二四一）
中国历史应注意之点 …… （二五四）

编者后记 …… （二五六）

论六经

题　记

本书作于一九五一年春，并于是年夏由大众书店印行。此据一九五一年印本点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赘　语

春初晤友人，欲谭六经。彼适烦冗，吾弗获言，退而修函，知其鲜暇，亦不欲以繁辞相渎。及写至《周官》，念向来疑此经者最多，故今抉择之较详。全文约七万余言，遂名之曰《与友人论六经》。余惟六经遭秦火后，七十子传授真本毁灭殆尽矣。汉兴，偶有出山岩屋壁者，诸儒畏得罪，又窜乱之以媚帝者。如纬书言孔子成《春秋》时，天下血，书鲁端门曰：疾作法。言速作王者之法也。秦政起，秦始皇名政。书记散，孔不绝。此言书籍尽皆散亡，唯有孔氏春秋，公羊氏世世口相传者，独存而不绝。子夏明日往视之，血书飞为赤鸟，化为白书，曰《演孔图》，中有作图制法之状。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云云。按汉儒言孔子作《春秋》为汉制法，即本纬书此文。盖汉初《公羊》家以吕政之祸为戒，因造纬书，诡称孔子为汉制法，冀以免害。据此可见公羊寿与弟子胡母生当汉景帝时所写出之《春秋》，必非其先世口传《春秋》真相，而寿与弟子改写之伪本，凡所为变易以求合于为汉制法之意者，不外拥护统治阶层而已。然有万不可忽者，寿等伪本并未将孔子本义完全毁绝，只是于

伪本中略寓微言。微言后详。譬如以少许金屑杂入沙砾中，非极精检，不易于其中发见金屑也。识此意者始可读《公羊春秋》。《大易》一经，古说以卜筮故，独未焚。然孔子《十翼》，似不无术数家增窜之文，兹不及检出。汉《易》皆术数之余裔，不演孔义。顾亭林戴东原皆不称汉《易》，可谓有识。《诗》三百篇，古说以民间讽诵故得全，然《诗》为孔子所雅言，游夏之徒擅长文学，必于《诗经》之人生观及社会问题多所发挥，别为《诗传》，今俱无存。《乐经》唯《小戴记》有《乐记》一篇，亦稍有增窜，宜简别。《礼经》有《大小戴记》，其间多鸿篇奥义，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可谓广大悉备，为尼山遗教无疑，然杂入封建思想亦不少，必两戴所增也。《周官》之社会主义与民主思想本与《春秋》同一体系，而汉以来今古文家并是考据之技，不能究此经义蕴，或信为周公手订，或诋为刘歆伪造，而不悟此经与《春秋》同是孔子为万世开太平之书，则两家迷谬相等，无长幼可分也。清季治经者，廖平康有为为一派，孙诒让章炳麟为一派，虽两相对峙，要皆不通六经，不识《周官》。孙氏欲以《周官》提倡维新变法，而其所为《正义》，不过杂引古书以供释诂而已，繁抄而炫博闻，徒耗读者目力，是宜简节。张《广雅》旌诒让，以抗有为，卒无所发明。炳麟尊孙学，而于《周官》实毫无省发。章学诚方志之业，妄言六经皆史，炳麟袭其唾余，至夷孔子为史家，可哂也。廖康之流，更无讥焉。向曾与友人张东荪言及此，彼亦以余言为然。《尚书》一经，毁灭几尽，其受祸视《春秋》尤烈矣。《春

秋》遥瞩万世，理想高远，今人或不信有理想独高之圣人，其实圣人只是不为一身作计，其眼光不拘于近，故能通万世之变。《尚书》立义必与《春秋》有相关联处，秦火后不可考，惜哉！总之，汉人所传六经，确非孔门真本。然求孔子之道，要不能舍汉儒窜易之伪本而别有所考，此余无妄之言。近人严复以孔子为封建之圣人，六经为封建思想。余弟子牟宗三尝言：严复中英人功利之说，于经旨固弗会。斯言良不诬。然复之言，非全无见。汉儒窜易之伪本，如从表面看去，自是封建思想；然慧眼人于伪本中深心抉择，则孔子本义尚不难寻究阐发。佛说有五眼，而慧眼居一焉，治经学者，其可无慧眼乎？汉人言孔子六经有大义、有微言。按微言有二：一者，理究其极，所谓无上甚深微妙之蕴。无上者，如穷究道体或性命处，是理之极至，更无有上。甚深微妙者，非测度所及故，毕竟离思议相故。六经时引而不发，是微言也。不发，谓不肯广演理论，欲人求自得也。二者，于群化、政制不主故常，示人以立本造时通变之宜。立本者，如《大易》《春秋》皆首明元。元者仁也，是万物之原亦治化之本。《礼运》言"天下为公"，公者治本也。《易·革卦》言信，信亦治本也。失其本，不可为治。造时者，《易·乾卦》言"先天而天弗违"是也，秦以后之儒因循不振，久失此义。通变者，民群之思想与制度过时而弊生，必革故取新，是谓通变。如《春秋》为万世致太平之道，必为据乱世专制之主所不能容，故孔子曰"罪我者唯《春秋》"，其与弟子口相传者，亦微言也。大义者，随顺时

主，明尊卑贵贱之等，张名分以定民志，如今云封建思想是也。余以为孔子所修之六经，无非微言，及吕政焚坑惨祸，汉儒怀戒心，始改窜孔经，而以伪本行世，护持帝制，然仍隐寓孔子微言于其中，以待后之能读者，此汉儒苦心也。然伪经表面上几皆大义，微言隐而难知，故严复以封建思想诋六经，亦非无故，独惜其未能抉择耳。余尝欲为《六经索隐》、《大易广传》二书，以发明孔子本义，而迄今未下笔者，因二十年来，每思为《量论》，因明云量者知之异名，量论犹云知识论。将取西洋知识论与佛氏《大般若》、儒家《大易》参研并究，而会归通衢。此业极艰巨，未可粗疏着手。从前大病十余年，继以国难十年，民劳国瘁之感，《诗》云"民亦劳止"，又云"邦国殄瘁"。碍吾昭旷深密之思，《量论》竟不获作，何能别有所事？今兹年力已衰，意兴萧索，传经之愿难忘，著书之趣久短。斯文未坠，后当有悟此者，吾何忧乎？然春初与友人论经一函，于圣人之微言本义确有所发，故商诸大众书局郭大中万鸿年两君，为余印二百余部姑存之。赵君介眉谓此书可为将来评判经学者作一参考，遂由大众付印。刘生公纯安贫好学，酷暑助余校对，用志其劳。王船山诗曰"六经责我开生面"，余得无同感欤？辛卯五月熊十力识于北京西城大觉胡同空不空斋。

附记：民国以来治哲学者，言知识论只求之西洋，其实中国儒家与印度佛家大乘，于知识论虽不必有专著，而二家在东方哲学界知识论方面确是神解超脱，能于西洋谈知识论者所自封自缚而不见为有问题处，

乃皆见为极大问题所在。而二家三字，至此为长句。此是儒佛二家第一奇迹，惜乎今时中印西洋三方治哲学者都不可与语此事。或问：中国哲学何故独举儒家？儒家经籍何故独举《大易》？印度哲学何故独举佛家大乘？大乘经籍何故独举《般若》？答曰：《大易》含藏万有，亦是量论之宗。晚周迄宋明诸子之论，各有偏至，要当折中于《易》。佛家至于大乘，其《大般若经》，空观之极诣也。空观一词之意义深广无边，难以简单之词为注释。古今治哲学者，以意想构画之境当作宇宙实相，易言之，即妄持种种戏论而自计为理实如是，如蚕作茧自缚，如蛛造网自封，迷妄之苦无由解脱，唯《大般若》直将凡夫所有推度虚见与戏论习气扫荡尽净。虚见二字须注意，推度终不与真理相应故。般若境地，高极！大极！深远微妙至极！印度诸外道何能有此诣乎？《易·系辞传》曰"知周万物"，此言知性本自周通万物，非纯由经验而始有知也。而《说卦篇》又云"小辨于物"，则不忽视经验亦可知。然《大易》不以虚见为贵，而贵以其周物辨物之知实现之于人生日用，上下与天地同流，及万物皆备于我之践履中。而贵二字，一气贯至此。所谓"裁成天地，辅相万物"，方是知行合一究竟境界。总之，《般若》、《大易》在量论即知识论。方面，皆能真切探悉问题所在，而不至陷于迷谬。若其穷大极深，诚有非徒逞思辨之哲学家所能喻者。儒佛并于思辨工夫外，更有修证工

夫，西洋哲学家便徒逞思辨。但修证一词，此不及释。西洋知识论，吾未能直阅外籍，然佛氏有言“于一毫端见三千大千世界”，吾就译本而穷其所据，察其所持，推其论之所必至，亦可以控其要而知其所抵之域矣。吾欲出入华梵西洋而为《量论》，胸中已有一规模，然非精神饱满、兴会时发，断不能提笔。人或劝余急写一纲要，其实纲要二字谈何容易。真正著述确是不堪苟且，老而愈不敢苟也。纲要如能作，亦决不同于西洋知识论之内容与体式，自别是一种作意，然暮年意兴消沮，恐终不能作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